

夷

堅

志

夷堅支庚卷第四十五事

霍和卿

霍麓字和卿鎮江人五歲生惡瘡遍體遇苛痒時盡力把搔或流血見骨若大風病癩者俗名為霸王瘡百葉並用才愈復作其父絕以為憂遇道人於門入覘之出謂父曰吾能療此解囊取藥二十貼與之曰須得無灰酒調服如稍有灰則藥力盡敗市中官醞不堪用也父留之坐即糴糯米三斗烝炊拌麴入甕道人曰俟明日將遣一箇相識來治之但其人頗怪切勿生驚疑若如是當立愈矣明日寂無它客而酒

室內有紅光一道穿窓隙直射于甕中。建酒熟啟覆視之，糟滓皆突起，盈溢遇倍其初，而香味郁烈。及撓取入酢，乃一大烏蛇蟠其下，已糜腐。剖析霍父曰：「所謂怪者此邪？」向之紅光定其物也。彼必不我欺，但去蛇骨以肉併投酢袋中，取其酒調藥，盡酒空和鄉不知其故。未幾，積年所苦如洗，肌理雪白。是歲回鄉，舉得隆興癸未科，後監左藏西庫。呂德鄉嘗與同僚聞其所親說。

石城民眼贅

紹熙中，呂德鄉知贛州石城縣。冬月，給散飢貧細民。

官米望一民類上有物穹然而長下垂過覲呼前視之蓋左眼生一贅從圈內突起幾二尺初用沙帛蔽束揭而注觀則眸子乃在其表眈眈有光閃爍可畏呂惡而遣出不復扣其何以致此人肖形天地稟五行之靈而惡疾若是豈其宿業歟

石城尉官舍

石城縣尉聽久以兵壤寓治于僧寺寺之屋分隔大溪：上有橋尉舍在西每出入必從橋後橋遭漲水漂蕩常乘小船往反多窘風濤乃徙于東邊而故室為宗子所占仍治隙地為菜圃其處舊有南安岩主

祠堂紹熙中福唐人曾念為尉夢宕主訴曰吾之居
苦於動菜用糞穢之惱使不能安跡君蓋仍舊貫向
來不過慮風憂怕不復有矣曾謝曰敢不敬听命它
日又來曰宜以今日去稍遲留定貽幡竿入水之撓
雖不至深害亦費詞說曾覺而沉思不曉其謂取官
曆檢視又日不吉乃議以翌旦廷邑人陳元功太尉
之子孝家者居寺門外携富民潘生置酒餞別曾西
廷未幾市頑有不樂者計其與部民趣膝歡飲興訟
于州擾數月乃定始悟幡竿入水為潘字使當時
即日西無此玷矣

卷月新聞

已志書姜秀才劔仙事以為舒人今得涪川姜子簡
廉夫手抄花月新聞一編紀此段甚的故復書之貴
於志異審實不嫌復重然大槩本末略同也廉夫之
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偕同舍生出游入神祠
覩捧印女子塑容端嚴有感志焉戲解手帕擊其臂
為定才歸即被疾同舍生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
往謝於是力疾以行真享祀畢諸人馳馬先還姜在
後失道日且暮恍惚見白氣亘空常當馬首天將曉
始到家妻孥相視問訊勞苦方就枕聞外有呵殿聲

如

一女子絕色自輜出上堂拜姜母啟云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一至卧內姜欣然而起妻將引避女請曰吾久弁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接驩女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荅草字畫點綴歷々可數自是皆以仙婦呼之居無何白其姑言新婦且有太厄乞暫許它適以避災再拜而別出門遂不見姜氏盡室驚憂少頃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色不詳竒禍立至何為而然且以曲折告道人令其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卧戒家人須正午乃開闔久之

寒氣逼人刀劍戛擊之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
午啟鑰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無慮矣令視所墜物
一髑髏如五斗大出篋中藥一刀圭糝之悉化為水
姜問其怪道士曰吾與女子皆劔仙女先與一人綢
繆適捨而從汝以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
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亦去矣才去女即來
遂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撫育
其子如已出靖康之變不知所終庶夫後寓鄱陽而
卒廉孫曰好古至今為饒人

王氏婢

司農王丞族弟淳熙中買一妾立券時父母先約不可令近水火久之主母夜如廁傍無他人使携燭以行溷未畢妾忽叫云這回休也俄而火從身起頃刻間悉成灰燼

碧石骰盆

致知先生姜潛充之奉符人居縣中其讀書處相去百里每欲歸省其父隨意即登塗不問朝暮一日夜半乘馬行佩弓矢於腰一童前弓導覩林薄間燈燭荧煌悚怖不敢進姜曰不過是鬼耳何足畏哉驟馬迫視乃十數人被髮席地賭錢即引弓一發旋即驚

散不測所之見疊錢凡數百貫在地知其紙鏹也揮
鞭剗之碎為灰地獨碧石大散盆瑩潔可愛遂取之
姜好學有隱操宗寧間郡以其名聞于朝降召令丹
三竟不肯起乃賜先生之稱

金陵黥卒

金陵近年有點卒已脫軍籍置卜肆於通衢間占驗
若神一道人高冠侈袂風儀甚整來問卜黥案式稍
詳起挽其衣曰我於卦中算得君自是神仙願垂救
度道人頗窘欲去不得乃約同往旗亭買酒黥挽衣
如初並坐片時杯方行道人含酒嚙其面黥驚而放

手遽失所在將拭面覺光澤異常酒家明視之點文滅矣

李万隊將

紹興三十一年劉武忠公都統鎮江諸軍以十月五日發中軍前軍渡江是夜宿楊州員琦提舉一行事務其數善一娼為隊將李万所據心不平託它事杖之二十又慮其泄明白劉公云李万宿于妓館已薄施罰責劉震怒曰我一身抱病不敢將婢妾供侍万何人乃輒如此諭軍將擒入教場且令安排劊子繼到彼問之曰汝安得訛我軍政未及對即斬之又

問万属何軍埒對曰係中軍第十一隊將時本軍統制王明在側呼謂曰這一刀是汝兩窗合槩且寄在汝處明趨下拜謝十二月劉公解兵柄卧病甚篤見李來窓下聲苦嘆息左右悉見之劉叱曰汝自干犯軍法我以國事行誅實汝自取尚何敢作崇殊不知顧隨即帖然聞者壯劉之膽決

吳山新宅

王仲衡布呂淳熙二年為起居舍人臨安為就吳山一新宅方徙居次日未曉將赴朝其婢詣厨欲羹湯才答厨門見異物如人在兒下若搖而扇之狀呼問

訶叱背弗應婢恐而出告于王、未以為然。復遣老
兵張進携燈往驗物。凝立不動。燈亦滅。進還報王。淮
比人有膽勇。暗中拔劍徑趨之物。猶自若。旋覺有人
至。疾走赴後門。穿狗豆出。未半。正揮劍斷其身。為二
取火照視。乃白鹿也。洒血滿地。王退朝。剝其肉分餉
侍從。鹿之白者。世所鮮有。初疑為不祥。後一月乃除
淮西帥。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
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趨陳老翁

村舍窓戶籬壁皆為觸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自係
定數我一家人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
當之妻子挽勸不听即開門見虎肋間帶一箭手為
之拔取虎騰身跑踣為感悅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
彘以報自此絕跡

李成忠子

沅靖州巡轄通鋪官成忠郎李洗滿罷後赴調留家
於沅一子年十歲從郡士覃先生學相去一里朝出
歸每日飯食果散專遣僕蔡宣傳送蔡好博多情市
人汪二持住凡數日久覃視汪已稔熟或來處此子

還舍則亦付之浸以無間嘗與子在半途遇一人言
蔡僕射不得功夫使我請小郎君汪不問為誰令袍
去是夜佚妻望子不至以扣蔡宣蔡急詣學訪之詹
云汪二取歸久矣蔡荒窘繞城呼尋竟夕遲明出城
外物色到五里僻處林木翁蔚鳥鶯噪聚試穿小徑
入覘見兒橫尸地上腹以遭剖肺肝皆空而實以米
餌蓋為愚徒殺以蔡鬼也奔告佚妻視之而信慟哭
隕絕訢于州、牧係臬先生蔡汪三人而立賞捕賊
竟不可得汪二遂死獄中時淳熙七年春也

吳江二井

淳熙七年夏秋之交浙西不雨苦旱吳江塔院大古井其水穢黑不堪汲飲僧命匠王大者浚之日亭午外間居人見烈焰從井中出蓬勃丈許匠被熱皮膚皆灼破急出即死一賣果實小民過其傍亦損面又焚井亭自是水清冷可鑑同時有菜戶孫氏亦浚井匠入鑿土聞其下人聲良久一衣綠者坐胡床一黃衫卒捧文書一童侍立匠望其處如官府然廳堂整峻黃衣叱之出急引索而登僅獲免識者疑為龍神所據無復敢窺此井遂廢

奔城湖女子

紹熙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際見一妹嚴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借舡過湖到東萬塘看親遂解纜届中流民稍默念如此女子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語之曰今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邪女不答亦不改容蒼頭獨怒目四顧轉盼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岸不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柵過大風發屋萬塘民談大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擔到其門少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著錦衫持斧鉞長大猙獰以次而至其一云

我在談家幹事汝等速去已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
并茶伏悉移至塘北洞庭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談
室宇器物米谷金帛席捲無孑遺唯一常用秤槌地
上力拔不起一斗貯于糖甕屋係竹園一空一榆木
極大蔭蔽數畝根反居上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
石礎上略不撼損門外二客舟飄落二十里田中而
三家男女悉無傷害

王氏白金器

淳熙十六年五月平江域內蛾眉橋下王三秀才家
居臨河因隄岸摧圯頽工緝整盡發故塼石將一新

之取土二尺餘得大石版覆一瓦罍其中皆白金器
皿王認為已有隣人不平其獨擅白于府：遣兵官
護取之視器底皆鐫字曰某年月日太厚記并王之
祖荅押存秀才持昔年分書文簿校驗並同府命盡
還給付家久寒窶自是豐腴

伏虎司徒廟

平江人江仲謀於府內飲馬橋南啟熟藥鋪紹熙五
年又置一肆於常熟梅里鎮擇七月十二日開張前
一夕夢黃衣人聲諾待文字一軸云相公令投下文
字江問何等文書曰是鎮中人戶所居名次望官人

題上簿江許之視黃衣一臂損爛出血明日以語人
其隣史云相近錢知監宅東有一廟鎮人爭往焚香
宜其神乎江即携香酒致謁見土偶駮卒臂泥脫落
宛然昨夢所覩蓋伏虎司徒廟也立喚匠補治旋夢
來謝且祝江勿用偽品藥雜於劑中誤人服食因而
可積陰功江感其說收市良材不惜價直而所貨日
增此卷皆呂德卿所傳

夷堅支庚卷第四

夷堅支庚卷第五十六事

明僖寺鯉魚

泰州如皋縣明僖禪寺鍾樓傾歌主僧以傾覆為慮
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而降積水
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踰聚困
蹙莫測所從來老僧寶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
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棄子于中
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言十年不壞之說於是可信
况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前時

真如院藏神

止

台州臨海縣上亭保有小刹曰真如院東廡置輪藏其神一軀素著靈驗海商去來祈禱供施無虛日紹興中童行金法靜主香火之事甚敬為寺參頭因令刹工繳鼻為僧智全從傍過誤觸其首刀中断牢不可取出血至數升悶仆不醒恍惚間見藏神至舉手拔之便覺痛少正刀墜于側旬日瘡愈自是遠近傳說擅信益痛衆宇文子英尚書表弟李生亦繳耳被觸刀及在中因卧之際夢土地神為出之二事正同况前輩有言以方寸利刃旋舞于面目間是使刺客白晝持匕首為戲其禍近於席間舞劍也貞可為戒

鑊匭箚

臨安縣承恩鄉富屋毛三五取教生三子長曰惟脩
入大學次惟彰娶宗室女得官俱死於靖康園城中
助教在鄉里憂悼亦亡幼曰惟勤讀書不成家貧曰
以衰削遂買撲酒坊紹興二十一年其僕徐九樵薪
于近山得大茵於高木俗謂之鑊匭箚者重數十斤
束縛持歸獻其主惟謹喜甚令徐僕烹飪以荐朝餐
呼二子共食才於著皆死妻以前一日適母家獨免
毛氏為富累世助教以寬厚稱長者深得鄉譽至是
一門殄絕無不嗟惜之

陳瑀不殺

承節郎陳瑀權監章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饋巨蝦三十枚者不忍付鼎鑊姑以寘大桶內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著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于前一最大者致詞曰某等無罪無辜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但恐公不肯為此談笑間可辦也再四申懇覺而悟其故亟取蝦縱之海舉群悉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乾道三年姜廷言侍郎之子虔厚知贛州石城縣當
暑雨初過乘轎行溪上新堤見南岸有青衣三童長
二尺許跣足跳躍見人不驚久之乃乘雲去

白木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术堅直伐以為
担其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薪出市買書識之曰此
白木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夫
復尋原處茫不可得信步入脚墜一穴中遙望竅隙
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窒礙約一日久聞頭
上有鳴槽聲又一日許乃從黃巖縣委羽洞出焉蓋

穴

冥行幾三晝夜殊不覺飢渴其為神仙境界可知矣

過椿年

浙西提舉茶鹽司孔目官過椿年既補部吏赴紹熙
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會慶節錫宴坐中得疾歸十二
月死明年初春隣人潘十六娘夢其自擊衣筭語曰
煩報我妻兒我差去已秀州後數日其家火樞於盤
門外送云王媼仆地不醒而作椿年聲音云我於正
月間倩潘娘寄信息想已知之自今以後不須更作
佛果我記在秀州南塘上蔣六郎家為男子上注得
六十年壽王媼即蘇以告其子曄、徑往尋訪果得

之蔣氏云旬日前育子時先夢一皂衣人來言是平江府人來汝家寄住已而生男睇求入房視之垂涕而出椿牛為吏頗公正故世未久即復為人

郁大為神

吳江范上鄉石里村農民郁大門前有高楊垂陰蔽屋乾道二年夏日無故恍惚延緣井木抄橫卧家人望之駭汗其子登長梯取之不下越三日恍如有覺徐々歸舍自是能知人生死至六十七歲謂妻曰我命數以盡可具枚浴畢置酒邀姻鄰叙訣問云午時未妻言尚早郁曰俟我死後有腰背上柱杖痕是我

與神開法所致也日正午遂奄然視其背果有傷痕
既葬鄉人常見其出入如生而群鬼從行之人或
有疾記巫者邀請必至命童子附体決休咎或使服
某藥或使設齋醮無不立應得以平安者甚衆至今
猶然

西館橋塑龍

紹熙三年六月平江境內大旱東西舟船不通西館
橋鬻生果主人出力抄題衆鋪錢得二十餘千命工
塑龍於橋上創造洞穴繪畫雲氣作飛龍取水之狀
士庶來觀焚香請禱絡繹不斷府守沈虞卿侍郎適

餞送過客回車見之一下而瞻敬迨還府治又遣致
酒果香燭連夕供事極為精專沈夢龍告以明日有
雨如期果沛然作霖高下霑足乃展具礼容僧道耆
老音樂梵唄送龍於石湖

李淑人

臨川王宜之文林德全少卿之子也居于吳門寶華
山乾道八年六月其妻陳氏夢外間傳呼云李淑人
來肩輿就聽事而下陳出迎之乃方務德侍郎之妻
也延入中堂坐定起言曰我家與宅上累世親姻適
有薄幹至此願假我東边一小室暫泊更數日當挈

囊索來幸勿見阻陳謝曰淑人肯見臨何不可之有
遂辭去復乘車而出時陳已懷妊及月矣未幾生男
旋聞李下世男幼而俊秀長而好學有才藝兩家住
還到今甚密李表弟俞正臣說此

右十事亦
呂德卿傳

浮梁縣宅

浮梁縣治皆古屋頗有怪祟慶元二年知縣信安鄭
伯膺長子婦正晝抱嬰兒在房有自後捫其乳者回
顧乃一偉男子皂衫烏帽長七尺餘婦駭叫逡巡而
滅長子心志素怯弱多畏每夜未睡時須五六人相
伴始不驚怖嘗卧病于榻其前一竹菴貯故絮忽聞

其中窓窄然謂鼠也少焉一人伸首出面目絕大俄
高屬屋椽適無人在側鄭子拊床大呼急翻身向內
其物亦沒鄒陽主簿何公極往縣督錢見鄭說

華嚴寺僧

脫

平江華嚴寺後有民陳氏居夢寺僧至其家請曰今
來君宅託生願見容乃晚袈裟挂于堂梁之上徑趨
入磨牛房中陳驚覺知其必墮畜類才天明往作坊
驗之牛已產犢視梁上疑塵盈滿唯僧元所挂衣處

如拭

王支文
推官說

武女異疾

鄂州富商武邦寧啟大肆貨縑帛交易豪盛為一郡之豪其次子康氏讀書為士人使長子幹盡長子有女勤於組紃常在深夜始寢乾道七年得奇疾方與母同飲啜羹忽投箸稱痛宛轉不堪忍俄又稱極庠母問其處不能指言歷數月求醫巫數十極治悉不效次年春一客結束如道人狀入肆飲茶聞其聲謂武生曰彼何人曰吾女也問尋常呻吟時更作何聲曰似云丁當者客曰吾談笑間可治須一人視之武生疑其有所覲姑謝之曰日已暮明旦可矣客訝其緩武別設詞以對旦而復來武曰女子夜來却定疊

俟其疾作當煩先生敢問所止曰我只在亭頭可令
一童相隨去亭頭者南市邸店也遂揖而起才出門
女大呌蓋因食燒猪而痛作遽延客入望見即言面
色正青我知之矣俯就地拾物一小塊如土如石使
磨肩調與飲又於腰間袋內取藥兩錢七使按捺左
股痛處藥未盡一鉄針隔皮跳出頭末皆秃銳女神
志頓清乃道所苦之因曰向來燈下縫裳失針尋覓
不得便覺股內有物鑽攻流轉四体絕吃飲食滋味
稍濃者輒大痛攪刺上下到股即止想是當時著針
去處今既取了已恬然無事即日平安武氏厚謝客

但肯受十之一二康民者與張壽朋善其年秋壽朋赴竟陵守過鄂渚聞其說

新安尤和尚

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尤氏其名已見支丁中
生於宣和己亥年十八九即為僧天資驚慧又絕葷
酒其師工醫一意從事于此伎聲喧縣邑與同里張
一大夫及其子復州使君壽朋善大夫亡後憑夢告
之曰師既出家又能齊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
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襯施悉以供
脩繕公費殿宇藏院為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

正旦日鄉人更相慶賀王俗例具酒殽延客機亦辦
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
驚白日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禁笑曰汝不
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
言山下民凌生妄與寺與寺爭訟隙地不得直愧且
憤懷斧於腰欲戕機、方焚香伽藍堂逢其人叫呼
求救凌蒼黃之際拔斧不出衆至扶機歸遂悵、如
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机夢之曰從此去四
年與我相會於某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理入
臨安夢其來曰知府喚我子理猶呵之曰顛、癡、
莫要浪說旬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三

事子
理說

金沙灘舟人

成忠郎王佐自竟陵挈家赴官沅州乘客舡泛湖在
道午泊佐妻呼舟師之婦出所携鎗石杯酌酒與之
而誇語之曰汝尋常固有好酒喫想不曾得在金杯
中舟婦謝曰小家不過識瓦甌甕蓋何嘗見金器乎
退以告夫且言所用盆餅之屬無非金者夫即懷姙
心與妻謀曰我終年勞苦筋骨受盡寒賤何曾好得
一飽不如做此一場經紀妻以為然乃謀於篙工工

言不可遂止二日到金沙灘佐妻取器物令僕就岸
掬洗沙捺光耀粲然凡數十種布列于地舟師又語
篙工曰至寶落我手更何所待篙工亦心動其夜殲
佐家人而沉其尸徑趨武陵持杯貨于市鋪傭知其
盜竊所從來密呼廂邏捕至府及獄具械三人赴金
沙元犯處鬻而梟首挂于水濱竿上縉雲朱藻部潭
網往荆過而見之巡檢為談其事大抵行旅遠役而
挾黃白街逞者多招意外之禍而江湖尤甚建炎中
荆部多難一郴陽令浮湘江如郴其弟以小金盃付
篙人挹水驚語其長曰金盃也長咨嗟有羨色縣令

驚捷通諫知其不便隅過一灘再用之陽失手墮水
篙人欲渡沒而取之令曰水迅急若暫停駐將留滯
矣此是鍮石直三四百錢汝村僚得無認作真金耶
乃命駕舟而上明日到柳擒其郡送獄皆先盜累年
為愚者以白都府悉誅之彼以真金而獲免佐以偽
夸而覆族異哉

辰州監押

辰州監押任滿顧舟下五溪將歸王沙沔陽鎮有硃
沙數百兩過武陵遺弟由陸路先携行兄約十餘日
可到家而踰月弗至乃沿元道還訪之迨抵武陵則

兄所乘舟猶樣岸疑其有故潛身伺察見舟人持縑
出市遙認之蓋兄物也徑告于官發卒執縛盡捕惡
黨既就鞠始盡供吐本末云曾以不謹為監押笞辱
固已銜怒及涉白湖又爭言往復湖瀟漫万頃四無
他舡遂悖罵之曰常德府是官人世界這裏是我世
界即椿以篙隕于水其妻驚出亦隕之并二女三婢
皆死一時失計自觸刑誅今已成擒無所尤悔遂就
戮湘中多有此惡其人沉在波中寄命舟楫而與
之為怒取死宜矣 右二事子中說

夷堅支庚卷第五

夷堅支庚卷第六 十六事

慶州客店

慶州民葉青世與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貧捨業而應募括蒼尉司為弓手心膽勇壯無所怖畏凡深瓊館舍他人不敢至而必當往者輒懇求相伴所向帖然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極新潔商客投宿甚衆淳熙十六年民周廿一日主之其子周九愚不解事歲十二月因以片瓦貯火炙手熱頓於漆鑽上忘復取鑽頗燒破父拈柴枝篝之怒不已子惧其夜自經于廁明日父喚起洒掃不應又携杖逐索始覩其死鄰

人皆咎厥父、追悔痛惻、葬之於十五里外、自是每夕為厲、哀哭不絕聲、寓客不勝擾困、相戒勿來。至於掃跡、父亦辭云：「後人繼之者亦然。」店遂扃鎖。至紹熙三年、或言於主人、謂葉青可付主、邀致青、捐一歲、就直為餌。青欣然而入。統及暮、夜恠變、不息。朋輩或問之曰：「安有此事？」客以其處於交易、超市為便、漸肯來宿。嘗有五六人同至、一時皆驚。天方曉、急徙去。青次夕獨飲酒三升、二更後、籠燈如廁、燈乍明、乍滅、聞有人呼曰：「葉都頭。」接了紙着、取之、洵訖。趨下、復曰：「接得。」旋盆青舉右手、接盆、左手搦之、曰：「汝真是癡魂。」許。

多時益尋托生處我做道場與汝宜速離此店乘勢
推仆之具聲若陶器響青守手冷如冰半月後乃愈
鬼不復來

潘統制妻

興元統制潘璋在臨安時買一妾携入漢中為人嫵
媚柔和舉家怜愛兩歲後得疾若懷孕者始數日不
食漸至一月枵腹經十旬忽產一男子越三月復然
又四月亦如之是歲連舉三子聞見者莫不以為異
自是飲食疏數不齊似有所憑附預說其家禍福往
往多中遂白主公主母乞一淨室學道勿以事相關

晝夜拚戶或穴隙窺之但跌坐誦經璋嘗排闥強造其處則四壁環列皆佛書內典至有天空及外國所刊板籍詰所從來曰天女見與淳熙辛丑兵帥彭果

選璋部西軍赴殿岩因郊薦其材妾請從行璋辭以

法不許舟次果州津溉

音讀為既蜀人謂江干說

曰謂郡守還馬

上望一女子坐沙上持誦即之而乃妾也駭其何自

而來曰思君之極不覺魂飛璋亦喜載與俱東至鄂

渚其表弟秦奎幹辦戎幙來相訪未至妾已先知曰

秦都幹至矣秦向者固已識之是日覺其精爽比舊

微為聳露問璋曰兄本買妾聞却遇仙璋備言其狀

令取一小尊酒與秦飲所貯才三升各舉十觴而尚
存其半恠而叩之曰近來學得一戲劇術不足導也
明日秦邀到官舍語次及西州風物曰兄屈行都正
是道春暮必可飽食玉津櫻桃妾曰此亦不難致願
假一合往取合子至布氣數日口以手怕緘封授老
兵使持往舟中且祝勿擅啟少頃而回櫻桃溢合賓
主飫嘗偏及媿媿唯一乳媪及小鬟不得食曰渠不
應饗此璋問秦建溪新茶已到未曰未有妾曰我亦
能致之即於假山側拈塊玉寘掌內揉碎噓呵付外
碾細瀹之即於假湖畔嘗真奇品也妾每出必以虎

子自隨俄暫起曳窓屏蔽障既退媼鬟視其旋溺香
如麝臍而色清潔舉而共飲之妾在坐笑曰兩人無
良竊飲吾溺然亦可傷不過費我幾日工夫耳後至
都城璋登岸而返失妾所在方疑撓之際一翁一嫗
來省女璋無以對玆詣廂官送于府奏劾之坐輒帶
婦人從軍停官責本隊自效彭果以舉官不當削秩
鄱陽吳濤從婦翁胡德藻官於鄂見秦生日擊其事
已而遇璋於廬州逆旅訪得本末甚詳又三年濤往
渝川逢利路州鈴轄吳漢英于夔府因及璋踪跡云
妾生子皆俊慧能讀書妾今在父母家亦無恙

譚法師

德興海口近市處居民董翁有二子服田力穡以養其親在村農中差為贍給又於三里外買一原其地肥饒二子種藝麻粟朝往暮歸久而以為不便乃創築茅舍宿食于彼翁念其勤苦時々携酒或烹茶往勞之路隔高嶺極險峻子勸止勿來翁曰汝竭力耕田專為我故我耶得漠然不顧哉自後其來愈密正當天寒二子共議使老人跋涉如此於心終不安捨之而歸翁問何以去彼具以誠告翁曰後生作農業是本分事我元不曾到汝邊常以念々可惜有頭無

尾二子疑驚詢其妻皆云 翁不魯出始大駭復為
翁述所見翁曰聞人說此地亦有狐狸作怪化形為
人汝如今再往原上若再敢弄汝但打殺了不妨子
復去迨晚翁至持斧迎擊於路即死埋諸山麓明日
歸翁曰夜來有所見乎曰殺之矣翁大喜二子亦喜
遂益治原隰為卒歲計然翁所為浸々改常家有兩
犬警雄猛為外人所畏翁惡之犬亦常懷搏噬之意
其一乘迎吠翁使婦餌以糟哉運堆擊其腦既又曰
吠我者乃見存之犬不可恕婦引留之不听皆死焉
固已竊訝且頻與婦媒謹將呼使侍寢里中談法師

者俗人也能行茅山法雖非道士而得此稱董翁待之厚來必留飲是時訪翁辭以疾作不出凡三至皆然已而又過門徑登床引彼自覆談曰此定有異就房外持呪捧杯水而入覺被內戰灼形軀漸低嘿水揭視拳然一老狐也執而鞭殺之而尋父所在弗得試發墓處則父尸存焉已敗矣蓋二子丹入原時真父注視誤戕之狐遂據其室予記唐小說所書黎丘人張簡等事皆此類云

鄱陽縣社壇

饒州自建炎後就薦福寺試舉人淳熙初提點刑獄

丁時發將別創貢院委學正魯時以下訪隙地可以
營建者或曰七里外縣社壇處勢空曠旦旁無民居
用之最便但為縣徒社於宅處足矣議未決其首謀
者夢一士人來與談是事曰取之無害但非旱乾水
溢可變置社稷乎謀者懼乃白于丁寢其說而置院
於學官之東士人以片言而能止大役蓋神云

蕉小娘子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圻縣携婆士陳致明為
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歛飲庭前芭蕉
甚盛常捧杯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

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
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子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
為抱病招醫療拯略不能成効迨疾棘問其所致乃
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胡宏休東山

婺源縣清化鎮人胡宏休少年時浪游京師因得隸
役於何太宰府後補武階又中武舉與何門人謝受
之授分甚密胡還歎謝從之館於胡氏凡十年胡喪
母謝曰荷君顧遇久常念無以報德吾懶習地理當
相為謀告地以尊奉夫人胡初未知胡有此術起詢

之謝乃言只在相近東山之間屬君鄰家君亟買得之則為指穴井求對面紫山尤佳也胡即以五千買諸鄰又以千錢請於族黨二者俱立約謝謂胡曰此山名飛天蜈蚣則相對者名蝦蟆形有識書紀載其略云葬後五年當三人出官十五年後有水命人為國戚四十年後陽鼓未鳴陰鼓先鳴周一甲子當生貴人吾言固不誣但有神靈護守不可輒據須作法圖之當為擇良日同登峻峯孝子披髮行吾則杖屨隨後乃可及期履高原上指一處曰此吉穴所在也然更須憑鄉術為斬草下棺之証時無應選者獨里

中小巫郎二師粗解識陰陽向背呼使護役方施工之際持鉏耒斧斫者百輩半染狂罔異疾至還舍十六人死郎師亦亡衆誦言地之凶如是安可興役宜罷之胡必欲用厚捐錢粟與諸死者家而躬立其所朝暮自程督嘗醉寐草舍恍然如夢見三婦人立於前著白衣襟袖飄飄若神仙者流同詞曰我自嬰女星君處來家於此地而君欲奪為立墓誠為不可胡咄之曰吾用謝先生所教以寔吾母人子之心不違在安處汝家汝何處敢出妄言我決意用之若有灾咎見及自從汝力量吾斷無斂手相避之理辯折再三

婦人如不獲已言曰吾之居只在此數步內既謝神
翁有命定不容輒幸為改卜吾居勿使暴露異時當
異報矣胡寤偏訪左右得古祠於叢林中棟朽柱折
上無片瓦三女像鼎坐埃塵充滿狀兒與夢中所覩
不少異具以語謝：愀然曰吾慮初不及此亦恐未
能免禍於是就半里外創一新祠及坎墓穴謝生不
能親臨掘太深過三丈得三石魚又一生者飛起丈
許而墜事竟謝辭去留之弗得明年死於休寧黃山
道上所謂蜈蚣飛天其北若此宏休仕至諸司副使
東南正將三弟姪相繼食祿一子娶濮王宮宗女補

官妻享封邑終以石魚露現躍出泄其旺氣故不迨
昌顥甲子一周之語未能即驗而一周門多好學有
成立女像廣令頗盛鄉人祭供禱祝一歲四至胡氏
奉之不衰予從兄景高之室於宏休為兄弟其長孫
沈說也

汪八解元

德興汪遠之行弟八赴省試其兄及之在家夢一駃
步至立於廷曰十年辛苦無人問一日成名天下知
八解元過省喏：後三日報榜人來天呼前三句及
連唱喏與夢中不少差夫以一走卒語諾亦先見於

夢豈得謂之不前定乎

徐問真道人

徐問真道人者濰州人嘉祐治平間多游京師嗜酒
狂肆能咬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絕有
驗歐陽公在政府時嘗苦足疾求其極療徐教公沒
引氣血自項至踵用其言而愈忽一日求去甚切曰
我友罪我與公卿游不可留矣公使人送之出果有
丈夫冠鉄冠長八尺許立道傍俟之徐出城顧村童
持藥筭行數里童告之求去徐探髻中取小瓢棗大
覆之掌中至于三得酒滿掬者二以飲童蓋美酒也

隨即發狂後皆不知存亡黃岡令周孝孫暴得伸臆
疾東坡公授以徐口訣七日而愈 見坡志林

歙廳呂明

淳熙十四年歙縣宰虞奉議拼遣所吏呂明往嚴州
歸塗值一客亦負擔元不相識即顧揖如舊交凡四
五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數相逢呂當食必
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顧疑焉投宿村店取腰
篋中所藏楮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早啟戶
遇此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呂曰我小人耳有
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不是好意望爾身畔

料必有財物欲為不利夜來鑽壁覩乃覩一人長七八尺面似神道瞪眼看我、不覺驚到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誦金剛經今年矣客愧悚謝去金剛靈驗古今非止一端甲志載之矣予姪脩之與虞為代呂明正在直說此

金神七煞

吳楚之地俗尚巫師事無吉凶必慮禁忌然亦有時而効驗者如居舍脩營或於此近改作必盡室迂避謂之出宮最所畏者金鬼七殺之類各視其名數以禳之俟家人出竟乃誦咒施法用七鴨郊從外擲之

堂中視其在亡以應占訣樂平一富家以築室方隅之禁徙出經日而歸七卯在地但餘破殼而已大鼠死於傍蓋室內無人群鼠謀食遇卯焉各啖其一故犯禁而隕考其厭禱之理疑若以物數相代然予叔父中造牛欄於空園術士董猷見之曰欄之一角犯九梁煞當急解之呼巫焚紙錢焚埋桃符以謝既而言人可以免恐牛當有灾後一月間相繼斃其五而三犉有胎一犉雙犉正合九數云

夷堅支庚卷第六

夷堅支庚卷第七 十七事

向生驢

樂平人向生有陸園在懷義鄉戒其佃僕曰此地正好種菜豈僕以為不然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馱至彼按視怒之悉加芟蕩僕方冀其收成而弗獲大失望即入室取利斧出割刃已及向急跨馱而走因傷墮地驢舉兩足舐僕又人立齧之且逐行數十步僕既逸乃還護向人或過其前輒蹄觸之無敢近者復嚼草覆向体迨膜芻秣者至始嘶鳴往迎引以視向遂得脫

蓮湖土地

鄱陽蓮湖寺僧惠臻出近村赴齋供經日始還而盜
穴其室囊鉢一空臻頗戀嗟嘆作小詩書土地堂外
壁上前兩句云禍來惠至不由人土地伽藍固弗灵
其夕夢一老翁卑詞而請曰吾職護山門乃有不能
覺盜竊之失何所逃罪然所書之句在壁觀者見必
讀之吾之羞辱不啻捷于市朝願師為去之自此苟
有穿窬之過雖輦棄此軀不敢愛也臻覺而感其異
旦即剷除之

雙港富民子

鄱陽近郭數十里多陂湖富家分主之至冬月命漁
師竭澤而取旋作苦廬于岸使子弟守宿以防盜竊
紹興辛酉双港一富子守舍短日向暝凍雨瀟騷擁
爐塊坐俄有推戶者狀如倡女服色華麗而遍体沾
濕携一復來曰我乃路岐散樂子弟也知市上李希
聖宅親礼請客要去打窠地家衆既往我獨避雨趕
趣不上願容我寄宿富子曰舍中甚窄只著得一小
牀若留汝過夜我爺娘姓嚴必定嗔責李宅去此不
遠早去向可及女懇祈再三雜以笑謔進步稍前子
毅然不听徐言既不肯教我宿只暫就火烘衣俟乾

而行可乎許之子登牀女坐其下半卸紅裙露其腕
白如酥復背身挽羅裙不覺裙裏一尾出子引手拈
杖擊之成一狐而走衣裳如蛻皆汙泥敗葉也

史家塘

餘干之北官道傍有史家塘其一穴綠水澄泓過客
多賞戀不忍去一官人携妻孀來留止甚久有姬妾
數輩時當炎暑其一妾為人輕浮即脫履襪淫下濯
足為物從水內挽以入主公不知所為望之不見旋
就農家假水車倩夫力捲涸不得踪跡為駐宿一夕
愴然而去

盛珪都院

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
于之金步寄跡于市民萬廿四家聚小童讀書以自
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旁邑狂僭稱尊步市
之人皆竄伏山谷萬生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悴饑
摧植其擁衆游徼自謂故舊可托出而迎拜萬叱而
禽之斷其首揭于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
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
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凶災且薦拔遭
兵而死者萬預為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盛都院領

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浪
若格閉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
意為醉耳扃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
矣遍身青痕歔滿蓋冤鬼報仇云

應氏書院奴

德興吳良史紹興十六年就館第于店石應氏新宅
書院奴子戴先因負水灌蔬跌而傷足久之乃能起
嘆曰我幾夜做怪夢元是有此厄吳及諸生詰之遂
巡始導其故曰自四月已來有人夜入所寢室著揉
藍花纈數澤明媚了鬟綽約相視而笑便為自獻之

態共榻致曉而去問其姓氏居止處曰只是下頭人
從此每夜必來漸覺情密但令脫衣服則堅然不肯
欲捫其膏亦固拒或時拊弄其髻則曰布髮也所以
多硬經十余日解頭編于我縮同心髻許嫁焉而云
我有母在元來知此一段姻緣明當邀他來汝自告
懇天將曉把手出房忽笑云與你上樹戲遂同登一
枝而立枝折而墜身乃在牀恍惚直如夢裏吳疑為
妖魅所作投牒驅邪院其弟明甫習行正法為結壇
於室布灰滿之夜聞兵馬喧沸捕榻一物其聲可駭
視壇上得兩狐印跡一小一大所謂母子之驗云時

五月二十有八日也

馬大夫

樂平夏陽馬之奇大夫為嶺南太守解組還鄉憩道
問郵亭縱步花榭遇道人携酒一壺又一藍貯燒猪
肝一具不知所從來相見驩如故交曰大夫能同飲
此酒乎馬曰幸甚即就闌干曲對酌且食肝肝味極
美馬意甚適乃欲延入款接忽騰空而去馬自以為
遇仙思肝味之珍命庖人脍治百端終莫能及未幾
日得疾而凶則所遇非佳士也

邵資深詩

鄉人邵資深晚得官調光澤尉夢一人如鬼謂之曰
吾有絕句為君獻即高吟曰滄浪白髮老相催故園
西風又到來諸事生涯長束手一年此處一啣杯覺
而語子弟以其詞意非佳愴然不樂甫到官中風疾
丐歸處于棄園茅齋中未幾不起

周氏子

抗鄱城周氏子未聚獨寢處門下一室讀書抗志勤苦
一夕夜過半有隱士著道服杖策窺戶稱姓名脩謁
其狀奇古美須顙對坐相褒賞良久乃去如是踰月
不以風雨輒來忽挾一女子至容色倩嚴衣履華好

立侍於側。隱士笑曰：「吾嘉君少年而力學，若此，前程未可量。」故携小女來奉伴。於是三人昂足坐。隱士旋引去。女令周吹燈解衣，登榻。隱士絕跡。而女夜々來，嘗持一物饋周，曰：「是熊胆也。」服之最能明目。可夜觀書。周受而食之。出入期年，形体消瘦。父疑而詰之。始諱不肯言。加以怒罵。乃備述底蘊。父即日挈之，徙舍招醫。極治云：「元氣耗矣。」更月十日，將不可為。遂進以丹補煖之藥。歷時乃安。是歲紹興辛酉也。

招慶寺水

紹興甲子歲，江浙大水。衢州常山門外招慶寺於五

就

月十八日早雨作山林震搖士大夫家居其中者相率望空焚香拜禱諸僧一佛殿課經厭禳主僧自曉出赴齋俄聞雲煙中語曰欠山主與徐保義及馬在時山漸摧壓塞路有頃山主歸徐跨馬亦至諸峯同時倒廊殿陷沒反居上唯魏邦達侍郎一位獨脫先一日有老道者晨起見數僧打色而出若行脚者顧曰此將有難唯藏下可免是夜魏之壻趙叔溫覺有異豫挈橐囊置山腰亭上使兩婢守之至明日水從山頂推一大石著亭背而分兩道流下老道者在藏院呼叔溫曰官人可來此處甫到而山顛經界法初

頂

行於寺置局以積習而皆徙去十七夜邑人俱聞傳
命曰知縣約束應經界文字侵曉盡要來寺中整頓
於是悉壓死其後邑衆歛錢僉工發土出尸欲行埋
葬凡僧俗婦女一切裸身禍罰之酷如此

華陰舉子

華山既摧之後二十年華陰舉子赴省試離家未幾
不覺迷路盡失僕從行李所在就近村保訪居人其
人曰知秀才上京我有一書煩為寄與五岳觀某道
士仍煩與之言這箇畜生往年壞山損了生靈死數
後來又去西京作孽今却敢復回在此已行枷錮了

吾引秀才一看乃偕行才數步所失僕從行李咸在
而居人境界寂然舉子異爲到京師未弛担亟詣五
岳觀欲投書問道士房在何處觀主云見在園中鉏
舉子走視授以書道士植鉏而接舉子正欲下拜仰
頭不見矣

明州學堂小龜

明州大家子弟聚一學舍或買得小龜才闊寸許而
背甲長出覆首異於常龜一士最好奇取育于家經
宿其妻頓荒忽失度每夢追逐男子項有裝飾不同
世人夢中相接笑語同室聞之醒時則云是我丈夫

也携之共飲士無如之何郡有宗室子行天心法與
此士善許為攝治方施法禁龜從盆內霍々奔走徑
趨壇上宗室意其作祟者譴問之低首若服罪乃赦
之送于海士妻遂寧

胡彥才女

衢人胡彥才有女及笄容色殊美擇婿未諧嘗戲堂
上忽見三錢墮梁間漫拾之歸將納于厨方啟扉乃
得紅牋同心結數百自是敬罔不常或啣々私與人
語或似與人笑父母憂駭坐守其側不能戢也郡士
徐其瞻習行大洞法招使治之莫一符於竈竄一符

於口而坐室內伺視女望一美丈夫入房為青衣人
斤去云正要捉汝女迷惑眷戀隨而觀之見甲士數
十人拚拽以出而餘人無所覩女諸語其事而豁然
矣

村民殺胡騎

建炎庚戌胡騎犯江西郡縣村落之民望而畏之多
束手斃間有奮不顧身者則往、得志焉雖婦女亦
勇為之其過豐城釃池也鉄騎行正道通宵不絕盖
使我衆聞其聲而不測多寡耳一騎挾兩女子獨穿
林間女指謂避者言可擊於是衆舉挺椿之而墜旋
碎其腦馬嘶鳴不已似尋其主衆逐而委之井遂脫

椿

又胡掠一婦使汲井婦素富家子辭不能胡呶呶怒
罵奪餅器低頭取水婦推其背失足入于井中餘于
民艾公子全家遭劫虜兩胡然火將焚厥居艾默念
若蕩為立墟万一獲脫將安所歸耶乃呼其子齊奮
挺縱擊垂困取胡腰刀截其首一家遂全

李源會

李源會京師人所居坊曲頗寂靜其外書窓室外有
隙地以種花卉兄自亳州教授罷歸姻戚畢集具酒
婦女所乘竹輿皆置花陰之下日將暝聞一輿內者

兒曹聲李遽往視無所見已而復然切恠之唾罵話
責杳無應者俱而入中堂經厅側逢一妙麗笑抱李
腰而語其音如簧曰不得道不得道李惑而秘焉乃
握手入室交歡而散李意為坐上客歷驗皆非也客
去後此女遂出相就若夫妻然時李猶未娶母畏其
梁著徒榻于中堂每夜亦至迫胡冠犯闕李依所親
趙師古南來紹興中官于饒州樂平女始絕跡李脅
下生一氣塊接之不痛藥之不損三十余年而卒

薛咏夫

汴京毗婆寺前一宅常蹴與人充官舍薛和夫者奉

母與兄處之每日吳必見一婦衣碧衫仙袂飄然相
去不過二三尺雖知其異不敢略米顧而心絕怖恐
白母兄亟徙居兄後為河北通判凡兩任解官還都
復訪僦宇和夫行巷陌過舊處局閉寂然因躡足而
入偶念昔日所見不知在否漫以津唾點窓紙破窺
之碧衣者正背身而坐和夫毛髮森竦急趨出時相
去七八年矣

金步岳翁

金步市民岳翁年八十二歲時臂後忽生一尾長五
六寸甚惡之自以剃刀割去置於火中焚之烈焰沸

油一爆而失尔後每歲一生只長寸余而脫其姪師
禹問之亦不諱曰休說休說前身定是畜生至八十
五乃死

夷堅支庚卷第七

夷堅支庚卷第八十二事

王上舍

逮康王樞密德言綸云鄉人王上舍以政和六年元夕與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弗聽蓋意有所屬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粧不艷而淡靜可喜顧王微羞整冠飾若欲偷避王偏而窺之始徹幕首巾回面而笑王將與之語為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行人絕希姬復在焉而友無所覩王託如廁抽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我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

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
異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延延攜手將與綢
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略無可駐之地念布橋下甃
石處差可偷期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
詣姬出迎獎其有信留至通宵買酒款適王暫還學
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膳俱廢浸以臞劣向
之三友團結其曩游具以告友曰此為妖異不言而
知勿復沉迷以全性命可矣王如醉而醒強自抑遏
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我不幸失身於子柰何中道相
棄王他辭謝姬留歡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思與之絕

乃從支寄寢又夢其來竟病風淫而卒

餘干民妻

餘干鄉民周生之妻性淫蕩紹興十八年三月往母家中道遇巨蛇當路意其死者遂跨之而過行不數步蛇起逐之熱視蓋三男子也若兄弟然長者以言挑之欲強與合妻未從二弟者勸解之兄不聽方撐柱之間鄉人龔犁匠偶至見巨蛇繞婦人數匝共卧于地龔欲前宮營救而手無所携不敢近素能持大悲咒乃高聲誦念奮而叱蛇即解去及轉山腰回望依然三男子衣白紵紗緋勒帛背人而逝邑士張時濟

說

煉銀道人

逢時澤汝霖居于安仁縣其姻張翁酷嗜丹灶家有
甘井不許他人汲專用以煉丹貴其潔也性又恬靜
非道侶不接納雖貴客至亦拒之嘗遇道人於路麻
衣穿結求登門揖而飲之酒既三行問其有何術曰
能煉銀張大喜曰先生須何物曰只須井泉一杯請
翁自汲洎水至道人循坐布氣水即沸少頃沸定已
成永持付張曰可寘爐內用某藥若干某藥若干皆
易得常品之物如其法候之果凝為白金復問更有

何術曰能使枯木再榮使試之笑曰宜多飲我酒張
縱其飲無筭徐取小奴所執敝帚插于地與水一再
良久蔚然回綠色張驚喜對之設拜起則失之矣悵
然嘆曰真人過我而不遇命也夫其子魯卿為逢公
婿亦有父風

李山甫妻

汴梁李山甫妻凶踰月所居樓梯忽軋々有聲少焉
妻至李初疑怖至則忘之矣語笑就枕如平生欢曉
去夕來母聞知密布灰於梯道以驗之見雞跡四五
已而妻謂李曰我托此而來非是異類夫婦情深自

戀：不能拾無意相害也久之李謀復娶同邑包氏
一夕妻泣言君已謀繼室乎李諱焉妻曰我斷君此
事不得既有此議我當絕矣若留不可曰幽明有間
但善與新人養護稚兒否則君婦生子我必致禍李
許諾遂訣去包氏成禮未幾晝寢未熟若有牽帳者
冷風淒然而入一婦人嚴整麗服登榻曰我即李前
室與夫人如姊妹幸善視吾子不然夫人生子我必
祟之下榻徑出風吹其帳自合包驚覺帳猶搖：不
已也

建炎間太平州冠陸德叛燒叔居民殺害官吏蕪湖尉儲生寬避不及為賊黨縛去德自臨斬之已脫衣搦坐德見其項有毫光三道出現乃擇之且令主邑事付以倉庫役盜平用此策勲改京官宣城僧祖勝云儲尉每日誦圓覺經一部觀音菩薩千聲率以為常以故獲果報得免橫死

茅山道人

紹興二十年茅山大脩醮事江東運使鄭清卿王亦顏同往縱觀至午憩於茅舍遇道人服白紵衫青布巾修眉美頰風骨清峻鄭王相謂曰豈非呂仙乎召

與語命之坐酌酒數行兩主人皆已醉漫問客曰能更進否曰能尚能絕何曰無筭乃令侍史注酒兩壺於銀盆中恣其痛飲一杯復一杯鄭曰先生如有藥求幾粒曰有即引手擦左腋下垢汙撚成青粒與之日只得喫不得喫王亦求之復際右腋下汙成紅粒與之所言亦然酒盡客去先是一老兵守邸閤二漕出兵卧詹間日晏未醒漕因戲以兩藥納其鼻中氣即吸之猶未覺使人喚起之問曰汝覺四軀如何曰覺得極輕殆欲凌雲霄耳明日騰空而去二漕相視而嘆自恨無緣蓋假手以度老兵也

金壇翁甥

金壇富翁有男居丹陽主其田莊出納嘗以日暝到
舅家舅正坐門上見甥背有佳人相隨意其扶倡也
未暇問俟館定伺之甥既寢切々昵語甚密微笑
聲擬湏明旦責之及啟門但甥在耳方以為異戒甥
使自謹飭甥云相與繾綣久矣不謂輒至此其里人
教之曰其來必經由橋梁他日汝過試拋三五泉于
水中而祝水官河伯乞勿令此婦渡得當可免乃
如之而宿於一橋畔民舍以驗影響是夜婦至將度
橋有物訶止之垂泣而退自是稍與之絕其舅言初

見時其人簪髻帶珠翠履帔綉領醉臉蛾眉逢人必
使詢訪何處有此一客云近地人家及廟宇悉無似
之者獨丹陽米侍郎寮院內一美人真如是疑此鬼
也然相去百里又恐不然舅親物色驗之不差

江渭逢二仙

紹興七年上元夜建康士人江渭元亮偕一友出觀
游歷巷陌迫于更闌車馬稍閒見兩美人各跨小駟
侍妾五六輩肩隨夾道提絺紗簪金如內間枚束頻
目江：追躡到閑坊一妾來言仙子知君雅志果欲
相親便過杜家園中臨溪有樓閣足可款晤江喜而

往不旋踵至彼兩鬟持燈毬出迎二士皆入四人偶
坐展叙寒溫仙顧笑曰鬟我至此勿問有緣無緣且
飲酒可也於是命設席杯觴散膳一一整潔仙滿酌
勸客酌之皆飲滿至于三行賓主意愜一侍女曰天
上月圓人間月半教人似月正在今宵不應留連飲
酒歌曲正能動情未暢真情的醴止能助興未洽真
興與其徒然笑語何以羅帳交歡兩仙大悅曰小姬
解人意即起同詣一閣對設兩榻香烟如雲各就寢
使妾揜帳妾曰滅燭乎一曰好一曰留久之聞鷄聲
妾報曰東方且明宜亟起倉惶著衣就榻盥漱相對

傳觴授以丹兩丸曰服之可辟穀延年別卜再會江
與友遽超出一襲曰未曉裏且緩步徐行仙送至門
慘愴而別二士自此不茹烟火唯食水果殊喜為得
際上仙三月往茅山與道士劉法師語自詫奇遇劉
曰以吾觀之二君精神索漠有妖氣若遇真仙當不
如此我能奉為去之始猶不可劉開諭以死生之異
渙然而寤曰唯先生之命是聽劉命具香案擇童子
三四人立於傍結印嚙呵令童視案面曰一圓光影
如日月曰是已令細窺光內曰有吏兵劉校吏追土
地至遣擒元夕杜家園崇物才食頃童云兩婦人脫

去冠帔伏地待罪又有數婢側立劉勅通姓名一云張麗華一曰孔貴嬪盡述向者本末劉曰本合科罪念其嘗列妃媛生時遭刑而於二君不致深害祇責狀而釋之足矣二士謝去復能飲饌如初

景灵官道士

紹興中臨安有老道人年八十餘歲言爲京城景靈宮道士嘗以冬日在三省門外空地聚衆用濕紙裹黃泥向日少時即乾已城堅瓦因白衆曰小術呈獻諸君子爲戲却覓幾文錢沽酒乃隨地方所畫金木水火土五字各撚一凡泥包以濕紙置其上就日

色晒之告觀者請勿遮陽光噴去紙東方者色青如
靛南者則赤如丹西明白如珠北則黑如黑中央如
黃蠟然往來人以千百計相顧嘆異各與之錢而无
取其泥者天正寒其人髮黃面鰲只着單衣必有道
者也

黎道人

黎道人者漂陽人少落托去家足跡遍秦魏政和間
走陝西松道中塗值夜為虎所窘竄入三官廟陰伏
紙錢中半夜後燈燭光明見三道士飲酒數人侍立
一道士云此中安得有生人氣侍者以告命呼出問

鄉里姓名畢又問能飲乎曰能使酌酒飲之并與一
棗黎拜謝復入紙錢中道士侍人皆不見自是不饑
唯飲水宣和間到邪磁村落聞四畔哭聲相續扣店
媼曰此中有楚狗為暴夜至人間搏食孫稚黎曰
然則我為殺之他夕宿一處正聞哭聲其家叫云狗
來也黎持挺追逐狗行甚疾走度水黎亦度水狗穿
岡黎亦穿岡約百余里然只旋轉此一村東方漸明
狗窘其奔右窰喘息黎大呼傍近居人壞窰取之乃
一老嫗煤面裸身衆有識之者曰是其村某婆也有
子有婦有孫衆擊之百數不作聲唯曰口吐涎沫執

以赴郡、建其子婦、至詒之曰累向阿家道莫作
這狀相熊令果了不得郡使婦具言之曰不知其他
但見每夜黃昏必至見前以火煤塗面脫下衣裳而
出天曉復還郡積其宿愆斬之狗禍遂絕建炎多難
黎歸故鄉結廬官道側賣藥乞食若有兵寇火疫率
預知之輒告別邑人而去踪跡稍露人視其去留以
卜安居宗室子共為巷庵事之甚謹一夕縣市灾居
民鼎沸黎助之救火同時四門各有一黎自是人愈
崇礼黎心不能安忍奄然而逝宗子買棺葬焉後乃
在建康有遇之者猶寄聲謝溧陽人宗子與好事者

開棺存草履後隱不出

開福院主

饒州東湖內浮洲開福院主善講經郡民熊氏出入
庫倉為人輪送苗帛家稍溫而好善常延致齋供熊
氏未有子僧因赴齋罷熟視其妻曰我來與汝作兒
熊夫婦大笑是夜妻夢訪其居遂懷妊越十月又夢
詣其室腹疼而寤忽見一禽若青鵠者飛入口即生
男明旦熊往開福視之已坐亡矣後娶婦得孫利陽
鎮人沈公假館於熊子謂曰我欲托身翁家沈戲
曰吾家那得飮與汝吃沈回舍妻亦再夢熊來其生

也亦感青蒿之異而熊子亡才七歲都昌土塘黃氏
母以姻事至沈家此子之語如熊生既而亦如之蓋
僧閱三生不離鄱陽皆先與母約首尾不過三十年

道人治消渴

臨川人苦消渴累歲更十名醫不効嘗坐茶坊見道
人行乞漫呼與茶又具飯問其有何術曰無所能只
收得幾道藥方耳主人喜復問有治消渴方乎曰正
有之用苦練根新白皮一握切焙入麝香少許以兩
盞水煎一半空心飲之雖困頓一二日然疾可愈乃
延留之而如方服藥下虫三四條狀如蛔而真紅色

以語道人道人曰尚有食虫三條不必再服恐取盡
則困不可支自此渴頓止卧而將理再宿脫然

夷堅支庚卷第八

夷堅支庚卷第九十六事

景德鎮婦人

景德鎮一巫夢白哲婦人二十七輩皆素衣前拜曰
願伏事君家自此歲一夢或再夢已而至于三四切
恠之不知何祥也後開山為生穴得一窖中藏銀二
十七錠皆漢泉號樣也役人爭取之巫與之競訟于
官檢式受庸者弗得乃悉付之予按漢武帝以泰山
出黃金故鑄為麟趾泉號初非白金也

溧陽狂僧

溧陽有風痴狂僧而語人禍福立應一民家聚婦三

日僧往賀曰我來賀婚當與我酒主人沃之巨杯又欲見新婦其家難之婦亦不肯出請不已乃令一見僧熟視良久近前擁持齧其咽婦呼呼衆奪以歸僧歎曰得我齧咬斷却也好再稱難々而無去何婦因與夫爭言以双股繩自縊於房梁其一股斷方悟僧說所云難々者不可免也

鮑同及第

金陵府鮑府史生三子少時皆俊秀讀書有聲父夢道人青巾白袍皂絲袍墨桶寘其庭階如世所謂呂先生顧其三子曰兄弟三人同及第故悉使更名伯

曰同仲日回季日問其後獨同登科而回問不第乃
驗其語

淵明痊酒

世傳環九江境內有淵明痊酒處人或掘得之鄉人
鄒廣成云南康廬下多美田山腰有巨石可容二百
人坐耕農多登之會食一農忽言石根太半危出山
外盡共鑿其下若墜啟山側我輩免得上去吃飯大
段省力衆以為然鑿之果墜而於底得一石亟以中
一銅器有蓋即遍壺也揭視之盛酒滿中傍刻十六
字曰語山花切莫開待予春酒熟煩更抱琴來衆疑

酒非人間物不敢飲悉傾弃之酒香在地經月不滅
其器為縣尉取去予謂是必道術士所藏者淵明得
酒便醉豈復留待後人哉

柳圃鯽魚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
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鯽出遊比翼而嬉略
不暫捨離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小大只如
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訖不可得後因灌溉竭澤
於泥內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不異滌淨
持歸把水注滿魚撥刺去來如前事聞於縣令將

奪之閱租藉視其逋賦擬加囚責乃出以獻酌之錢
五千復為郡守閩吏部所有

余吏部

德興石月老人余先生有母弟弱冠力學能文里中
王氏納聘以女資裝甚厚然須登科乃親迎余預鄉
貢而黜於春闈王女歸他人余快之矢志因棲泊京
師死焉石月妻在鄉里夢叔歸乘白馬張青蓋以為
拜官也喜而出迎叔下馬徑投入嫂懷遂驚覺是月
有娠及期將就蓐遲遲痛楚瀕於危殆適有兩雀闌
庭中傷而死石月惧呼巫占之卦成巫起賀曰兩雀

闢偕隨者主生貴子已而誕一男名曰應求字國器
少而穎異七歲中童子科未二十歲魁鄉舉位至郎
官御史

石達時

亡 送

信州干二大山吳氏盛族也有子某娶婦伉儷甚篤
吳名宦不成而凶妻悼慕不已常夢見之一夕又夢
在佛殿上堂奔往就之不得近逢語曰我將託生汝
休眷戀令往樂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為男子矣旦而
告于兄伯、為訪之時石大之妻方懷孕孕月後又
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

往

丞

才抱嬰兒出示兒見伯一笑伯懇于石欲求為吳氏
嗣石不許其兒後名逢時長游大學及進士第然位
則至一邑然吳妻猶守志將俟其解官往見之會卒
而止

楊州茅舍女子

楊州士人夫其姓名建炎二年春因天氣融和縱步
出城西偶遙望百步間有虹暈熒然如赤環如地吐
出其中圓影莹若水晶老木槎枒斜生暈裏下有茅
舍機杼之音試徐行入觀瀟灑佳勝了非塵境有機
數張皆經以素絲白哲女子四五輩綰烏雲了髻王

肌雪質各衣輕綃朱衣擅腕交梭組織白錦轉眸一
顧士人正色端容抽寇不息逼而視之錦紋重花交
葉之內有成字數行第一行之首曰李易稍空次又
一人姓名復稍空又一人焉如此以十數乃拱手問
曰織此何為一人毅然而對曰登科記也到中秋時
侯當知之餘無一語士人遍觀舍中窓壁玲瓏風露
淒切念念此身真如腐鼠而得造瑤林瓊圃瞻近群
玉既情致澹泊不相答礼揖而辭退諸女皆自送之
迨出虹暈回頭注目蕩無所覩乃躡故道歸時過二
更郭門已閉遂宿於旅邸恍疑午境為夢而歷々分

明可記是歲之春高宗車駕南巡駐蹕楊都四方貢士雲集至八月始唱名放榜第一人曰李易其下甲一之次無一差易正楊人也於是悟首春所屆蓋蟾宮云

巡察都監

餘干人李孟家賽三界燈願命奉國院僧師文師仁行持頗極精恪明日二僧往謝及門李出迎忽見一官人如州都監者徒御稍盛亦入門踞坐胡床師交前揖官人遽問燈疏是誰寫師仁拱曰山僧寫官人曰天有天主人有人主如何輒書燈主臣李孟只是

庶民安得稱主自今不得復然又言既云三界燈却不點天梯燈文懼曰村塾僧徒不知儀式即索紙以朱筆畫樣付之狀似挑架而狹長分三層每層三燈曰乚燈上按九天下按十八地獄洎如此方合式文受而揖謝李延坐奉茶兩從者同曰不入不入升輿而去最後一隸青衣李問此何官疾對曰巡察都監遂霍然而沒

陳逍遙

陳逍遙者或稱陳黑子不知何許人紹興末來鄱陽好遊樂平德興之間身衣布絡雖盛寒亦然露卧霜

雪或就富家乞錢湏若干緡人亦樂與不違其數而
不見其所用處也東尉弓手之妻寡居以私酷為生
陳教從之賒飲婦人奉之不倦常遺溺盜中持與之
婦即舉飲不嫌自是陽狂不食唐立夫舍人守饒陳
醉入公宇指而罵曰汝將病溫生角矣唐弗怒後乃
移知溫州加真秘閣人來問禍福必毀罵至遭笞擊
未幾病死于鍾端明道堂葬于漏澤園唐公自永嘉
遺一武官來訪之聞已亡為火其柩煨燼中得勾連
鎖骨一具明年一道人來德興謁天門山下余秀才
携一苧衫授之曰陳逍遙托將還云乃是召室人手

製者視之信然又有細民魯凡者從之游引至妙源
視丹井酌水與飲且與一棗使食當冬月涉水不慄
人沃以水亦不怖今尚存

朱少卿家奴

朱少卿寓居德興妙源觀有僕朴直無過知觀黃道
士衣裘垢敝僕哂之曰如此衣服豈可朝真可不換
新潔者黃以貧未能辨為辭曰計所用錢若干見告
我當任此責黃以為戲言姑應曰謝汝又曰我但積
每月顧直便可就非妄語也數月果持鶴氅道服襦
袴各一道與之未幾易新巾白衫棕履顧少卿之子

徑

壽曰小官人看一箇則劇術子即下旋跳擲稍起來
虛一二尺至五六尺漸高上衝烟霄而沒張忠定公
邑人也素識之及鎮建康忽來拜於廷下公憶其貌
問之曰何為到此曰來赴三茅千道齋會公舍於宅
取盃酒與之飲訖辭出經從立處上昇莫知所屆公
愕然府僚吏卒皆賀以為遇真仙云

無錫木匠

無錫張木匠造盆器出賃於街一日差晚在茶肆前
交易一客來買數種酌價以定客曰偶不曾將錢來
願同往家中取直遂引行穿一曲巷夾路皆竹籬到

水濱巨宅門外有櫃坐張欲入客曰不須入去待我
自取久之不出張睡于櫃上行人過者識之正在枯
草水傍大木下呼之不醒為報其家厥子奔注扶叫
始得歸視向之宅乃大木竹籬乃枯草白晝鬼迷人
於邑市異哉

程老枕屏

鄉人程景陽夜卧燈未滅見二美女綰烏雲髻薄粧
朱粉坐于傍戲調備至加以狎媒程老年已高略不
荅二女各批一頰掣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
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於故無絹中

得二女蓋為妖者亟焚之又彭聖錫取所藏名畫示
人有宣城包虎帳未收暫寘榻內其夕夢大小四虎
噬其支体至血流寤而疑其異展帳驗視與夢無差
舉而售於他人

金山婦人

祝克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
楊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所乘舟覆妻孥盡溺唯大
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秋滿東
還復屆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于佛乞使妻早受
生罷時以四更少焉僮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

如流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衆明僧家聚
覲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諭命如董
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稍一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
復話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于沒時如被人
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官人携入穴
、高旦深置我土室中每夜袖糕餅之屬飼我未嘗
茹葷問其所從來初猶笑不言及既昵熟方云是水
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因悶已久試带我出瞻仰
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肯求之屢矣一夕導
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榮煌及詣香案邊聽讀

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施統
寺不肯逗綠衣苦見從我故逗留會罷強拽我行我聞
君咳聲緊抱廊柱不放遭歐打極困佗怕天曉始捨
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再生皆仗力廣大
所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莫
不驚異綠衣官人者蓋水府判官也

新安道人

洪中孚尚書新安人也 有道人常游其門以茶酒待
之不倦忽告別它適言曰願呈一術以為公歡時當
歲晚洪指園中枯李曰可使開花結子乎曰能即請

青幙幕其上白洪延客置酒以賞之乃於腰間探藥一粒納李根封以土少選揭視李已著花又覆其幕如初及再揭李以結實於是三幕之令遍行酒遂去幙則一樹全熟青黃交枝滿座則摘食香味勝於常種但嘆訝而不能識為異人者既去之後方悟其神仙欲見不可矣

舒道人

餘千萬氏嫁舒氏平生好善緣故有道人之日中年而亡其子傳朋夢母歸不之本房而入女室女之夫曰李松縣尉亦夢道人來言欲為見荅曰母來女處

託生為不順矣明日各話所夢已而女復夢黃衣人
告曰舒道人將為汝子又紫衣僧之言亦同女固辭
僧舉袖視之現一圓光道人在焉曰業已如此柰何
時女懷妊且數月及期夢母至只坐堂上女邀入房
曰李郎在故不入寤而子生是日國忌促夫出行香
少焉生男容見與道人相似已上三卷皆德興吳良
吏之子秦傳其父書

夷堅支庚卷第十 十三事

嘉魚龍珠

建炎元年鄂州嘉魚縣農夫乘春雨耕田於陰雲蔽
戲中見一火球在空中欲上復下竟墮地光焰赫然須
臾漸息牧童以弱笠覆之一焚而盡老人或稍有識
者曰我聞鱷鼃有珠是必因之聞而墜須持厭服掩
取乃可農釋耒解犢鼻視罩于上火滔如沃果一大
寶珠包以歸獻於主人田二翁、與千錢寘諸佛室
至夜祥光四發高出屋外遠處望之謂田氏遭火及
赴救則不然喧傳達于邑令、欲得之而慮其閉拒

囚

乃換他事田翁于獄使吏諷之翁曰此亦何用願以
獻令大喜遽命取之而前一夕濃霧罩翁居對面不
相認迨開霽以失珠所在其家來報令不以為然謂
其靳誕橫拖拈翁不能自脫竟死獄中

苑師
俞說

徐十一

樂平民徐北一居邑下秋州灣其長子十一治生有
方家業頗振父忽如覺如夢見其子在禾場上而空
中刀劍紛々自下皆將擊之父百方遮救僅得脫寤
而惧甚自是子獨處則授于撓於是每夕命數僕陪
之寢宿而夢中復多悖乃議徙避之旋於二十里間
旋

築室十一之弟十二方詣塘運水和泥兄在新屋內忽大叫稱痛聲徹于外弟奔視之已死其身遍体皆遭刃斧痕至闊三寸許此子庸常一民不開顯惡殆宿冤業所致也

葉妾廿八

葉正則庖婢事載於支乙陸子靜知其詳云葉之父朝奉君買待妾仍其在家排行只稱為廿八來累月矣一夕聞窓外有呼廿八者認其聲不審來應忽曰汝不應我自入來俄一美丈夫至妾惑之遂共寢自是乘間必至已而有孕十月免身乃生泥子二真土

偶也又生車螯鯽魚各二枚皆活葉老不勝駭亟投
諸江中此怪往來猶如初追正則罷官東歸將及京
口始絕跡予靜言之於王順伯黃雅父云此乃正則
作平江慢官時事所生兒入地縫中遣兵持鉏掘之
聞其下曰尔何人要來尋我乃止雍父審其事於正
則曰然

楊可人

鐫

湖妓楊韻可人者紹興十年以後用色藝敏點著名
海陵仲彌性并通判州事為所感嘗約一錯袂一受
杖無所辭及仲以章罷韻貨詐鑿為有孕二年後竟

為王亨道所捷仲寓居常州一夕夢之曰我抱病甚
亟且死矣平生誦妙法蓮華經以故可免墮落得作
男子只在湖州城外方二弓手家託生君若不忘故
舊幸急求視我正恐已無及尚可周旋後事方家極
貧不能育我望加意調貽我生三日後煩君來當以
一笑為証仲寤遽登舟到即詣其室韻困血疾暴作
連夕不知人又訪得方二弓手家韻死方妻生男仲
既悉如前或經三日復往方氏使抱男出兒望見已
驚笑自此仲數存拊之仲為新春守張壽朋為伴親
聞其言

胡氏異兒

徽州清化鎮人胡廷輝長婦李氏以淳熙戊戌中歲生
男子才出胎上下齧已各有一牙試以乳就之而骨
軟不能吮父母駭其異欲殺之群族共勸言尔無它
子此兒既不吮乳旦無別狀不若留育之俟其長成
可也及三歲諸牙皆出與舊二者無以異

江四女

婺源嚴田民江四家世為農頗饒足而行跡無賴與
鄰豪代名克里後妻初產得女怒投之盆水中逾時
不死江痛搯其兩耳偕落如刀割然遂甦次年又生

女西耳缺斷全類向者搗痕里巷以為業報謂苟再殺之必有殃禍勉其存育乃留之

白石大王

李智仲鄉居時一姪在書室忽癡燈不能語正遣奴持酒與飲見而歸告智仲出視乃書卓上云有馭卒持文牒稱泰山府君令與白石大王為代辭以母老且未娶無人侍養乞免行馭怒曰府君之命烏可辭再三致禱始許來早復報適所賜酒不敢飲即以搗之叔出時尚立門側今去矣明日又書曰馭足再來

已許辭免猶不語智仲曰汝一旦如此何時是了又書曰叔無過慮但以炭火煨定椀二隻俟通紅款取出投于前溪明午自能語話如其說及期一切復常扣所見冥然不知李宅前臨大溪云右四事子理說

韓世旺弓矢

臨川王椿者平甫之孫待制游之子紹興初為臨安漢官能弧矢將官韓世旺斬王兄也家本西州固諳此技而不以自名為王所輕每對客侮之韓不與校呂丞相都督江淮辟王為僚王收拾貨裝貯一麓逢韓於教場適諸將置宴席因留之韓忽言今當與君別能以弓矢角勝負賭麓中物乎王恃其技即應曰

諾且指坐間數客為証各分箭一把王引弓先發其
四中的其八皆在垛內無一不中王意欣然自得坐
客無不歎衽稱贊韓逡巡起應曰我軍旅中人若以
十二箭爭勝負則為不武願止以兩箭決之衆咸不
曉其語韓使虞候持筵上金醖立垛前一發中醖足
心再發破苦滿坐呼噪開簾取物得金六百兩王慙
悔奪氣不終席而歸橐中朽空莫知所出次日謂韓
所厚善者託往解謝焉還元金韓笑曰我本不須彼
彼物正以文官口強常時受他侮薄不少故聊窘挫
之他必能做啟事但以一篇謝過便悉返之更須直

說不要逞文章恐其見罵王如戒立作啟大略云幸
自識得三兩箇難字何須射他五六斗軟弓不識便
宜搦人賭賽拋裘打論雖是有輸有贏破白傷財其
索著腸著肚他皆賴此韓讀之大喜即日歸其所獲

王外孫
劉撲說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為郡居會稽府捕其
家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科身為逆人
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為之所乃囑
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

曰吾藏金百兩在其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為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之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為出公探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脇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宜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為餉拒不肯受至損十之九亦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奮廷袞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變

及其它子悉為名士赴人以為陰德之報云順伯說

吳淑姬嚴蕊

湖州吳秀才女慧而能詩詞貌美家貧為富氏子所
據或投郡訴其姦淫王龜齡為太守建係司理獄既
伏罪且受徒刑郡僚相與詣理院觀之仍具酒引使
至席風格傾一坐遂命脫枷侍飲諭之曰知汝能
長短句宜以一章自咏當宛轉白待制為汝解脫不
然危矣女即請題時冬末雪消春日且至命道此景
作長相思令捉筆立成曰烟霏、雪霏、雪向梅花
枝上堆春從何處回醉眼開睡眼開疎影橫斜安在

哉從教塞管催諸客賞歎為之盡歡明日以告王公
言其寃王淳直不疑人欺亟使釋放其後無人肯札
娶周介卿石之子買以為妾名曰淑姬王三恕時為
司戶攝理正治比獄小詞藏其處又台州官奴嚴蕊
尤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正為守頗屬目朱
元晦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
為伍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談蕊墮酷刑而係
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点刑獄因疎決至台蕊陳狀
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不是愛風塵似被前
身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是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

也如何住若得山蒼棟滿頭莫問叔歸處岳即判從
良景裴說

天慶觀道人

饒州天慶觀道士陳元齡素有爐火癖好無日不從事於斯僅能得點茅一二小技至於治煉黃金莫能測淫佚也嘗在室內踞爐治藥一道人揚々而來直入傲揖跌宕已醉延坐與語酒氣觸人卒然問曰師黃冠羽服擺脫塵凡頗有以助道否陳曰甚好丹皂素骨相穷薄不能有所值遇擬乾永為銀十作十敗先生曾留意乎道人笑而勿言陳飲以酒復扣之曰

此豈是一朝一夕單詞半句可了吾不惜少駐為君
圖之陳以為異人不敢固請但日與詣永平監沽肆
劇飲因循三月不告而去陳望之然若有失經旬復
來曰向者所言今始小試此有小銀否陳曰有之即
以一斤至曰那用許只留四兩貯於黑蓋中置湯餅
上解腰間所挂大瓢取藥一刀圭投而攪之復以陶
模袖手而俟小焉錚然有聲曰就矣就矣揭模視之
既成白金秤之分銖不耗折陳正衣冠設拜願執弟
子礼是夜同宿越三夕因大醉陳起貪志竊其瓢道
人睡覺愴然曰不謂君無義若此然亦幾何分量可

謂淺窄遂拂衣去陳夸語於衆曰從今一生快活更復何求如其法治永無不立成凡得銀數百兩及天慶遭庚子之灾陳所有囊笥多不救至今尚存張思順言

夢監補試題

王景伊越國子監補試夢宣押考試官三員乘馬而來其前一人姓黃中一人姓孫後一人忘其姓繼即若入監闌出詩止乎禮儀賦操筆成文頗得意既覺猶歷記數聯已而又夢云：則不憶一語矣明日三考官人入院蓋黃唐雍父孫逢吉從之 崇崇甫也

洎就試題未出已喧傳所夢賦題俄聞簾內嘈々如
爭辯之狀良久乃以古為鑑賦是歲景伊不利後見
施德遠之子云聞毛崇甫言孫初欲出詩止乎礼義
賦黃欲更以為六德教胄子孫曰試者皆朝士子弟
既不挾書恐唯尋索六德体字議未決崇甫曰自来
國子賦題只是四字遂定用後題景伊一夢明白如
此而不護預選者豈以不符其所見故邪景伊說

劉職醫藥誤

私鑄銅器法制甚嚴信州永豐縣民犯禁為人詣縣
告建赴獄狀以白典史毛遂周永受賕揮之告者

經坑治司訢理械二吏送饒州。院俄而皆病寒疾。
直獄劉舒二醫同診視云：周永當汙隨証下藥而愈。
劉欲以大訛胡湯與毛生舒曰：渠是陰証傷寒，此藥
入口死矣。劉堅執前訖，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即時痛
徹心腑，旋踵洞下，糞結如詣膏，又強使服。至于再瀉，
吏髓竭而亡。吏呼二醫視之，以無可言，共議作節次
申郡。而今出錢買棺候檢畢，就斂正昇尸，未寘塋角。
忽張目舒氣，獄級走二人，還以死。然再活，問曰：晝時
西服藥是那箇郎中主張？劉方吾以為已功，應曰：是
我所下。正擲掄舒生，毛曰：今後且須仔細我一家長。

幻十餘口仰我以生所坐本不致死而汝以一服藥
見投使我五臟如刀割膏液盡為臭穢我既知之而
獄級又勒死再進賜曹已出安得復生今只在鬼門
閭相候復顧舒曰且得知下藥人姓名分曉語終而
亡劉未幾即死舒惧謝去醫職而學三壇法以符水
治崇亦能自給